

張栻年譜



王開璋

胡宗楙

〔日〕

高畑常信

著

鄧洪波

輯校

張栻年譜



王開瑋 胡宗楙
〔日〕高畑常信 著
鄧洪波 輯校

科學出版社

北 京

內 容 簡 介

張栻（1133～1180年），字敬夫，一字欽夫，號南軒，學者稱南軒先生。卒後三十餘年，追謚曰宣，後世因稱張宣公。南宋漢州綿竹（今屬四川）人。爲南宋思想家，湖湘學派集大成者，其事功政績炳於史冊，世有公輔之望；道德文章照於汗青，人稱百世之師。在宋代講學名臣中，他與朱熹、呂祖謙關係緊密，世以朱、張、呂三子並稱，號爲“東南三賢”。但朱、呂各有年譜，張氏獨付闕如。直至清道光年間寧鄉王開埠輯刊《南軒公年譜》，其後，民國永康胡宗楙《張宣公年譜》、日本高畑常信教授《張南軒年譜》先後問世。

今輯校成書，并輯錄有關張栻的畫傳、傳記、祭文、著作提要序跋、紀念性書院資料，編爲附錄，以《張栻年譜》爲名刊布，以爲研究之助。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張栻年譜 /（清）王開埠等著；鄧洪波輯校．—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03-054900-6

I. ①張… II. ①王… ②鄧… III. ①張栻（1133—1180）—年譜
IV. ①B244.99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257989 號

責任編輯：陳 亮 耿 雪 / 責任校對：韓 楊

責任印製：張克忠 / 封面設計：潤一文化

編輯部電話：010-64005207

E-mail: chenliang@mail.sciencep.com

科學出版社 出版

北京東黃城根北街 16 號

郵政編碼：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匯瑞嘉合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學出版社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銷

*

2017 年 10 月第 一 版 開本：A5（890×1240）

2018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印張：9 1/2

字數：244 000

定價：42.00 元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我社負責調換）

前言

張栻（1133～1180 年），字敬夫，一字欽夫，號南軒，學者稱南軒先生。卒後三十餘年，追謚曰宣，後世因稱張宣公。南宋漢州綿竹（今屬四川）人。綿竹張氏，世稱大族。張栻曾祖張鉉，宋仁宗時以殿中丞致仕。祖父張咸，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 年）進士，官到劍南西川節度判官。父親張浚，宋徽宗政和年間進士，歷仕欽宗、高宗、孝宗三朝，出將入相，力主抗金，組織北伐，號稱中興名相，但遭秦檜排擠，貶謫湘粵二十餘年。臨終，以曾任宰相而不能雪恥恢復中原為終身之憾，自覺無顏見先人於地下，遺囑葬於衡山之下。張栻生於蜀而長於湘，長期隨父輾轉於瀟湘嶺南之間，至此乃遵囑葬其父於潭州寧鄉，並徙居其地，子孫繁衍至今，皆尊其為遷湘始祖。故而，綿竹張栻又得稱為湖南寧鄉人。

張栻“生有異質，穎悟夙成”，深得乃父張浚喜愛，令共長隨身旁，“教以忠孝仁義之實”。既長，以蔭補右承務郎，任職於其父的宣撫司都督府，負責機宜文字工作，除直秘閣。從此，踏入仕途，成為一名沒有進士功名的南宋官員。計其一生，張栻歷任嚴州知州，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左右司侍立官、侍講，左右司員外郎，袁州知州，靜江府知府兼廣南西路安撫使，轉承事郎，進直寶文閣，除秘書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撫使。淳熙七年（1180 年），以病請辭，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

觀，未及拜官而卒於江陵任所，年僅四十八歲。

張栻雖然英年早逝，歷官未久，但他卻以修德立政、清廉除貪、正直敢言、用賢養民、屯邊善馬、選將練兵、抗金復仇等正面形象享譽孝宗時代的官場。其生也，人們對其期待甚高，《宋史》稱其“有公輔之望”；其死也，孝宗皇帝“深為嗟悼”，“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而江陵、靜江之民尤哭之哀”^①。由此可見，其官宦生涯閃耀光輝，是史有定論，流芳丹青。然而，張栻一生的最大貢獻並不在從政，而在治學、育人，以嶽麓書院、城南書院、石鼓書院為基地，奠定了湖湘學派的規模，並最終將自己鍛造成集湖湘學派之大成的代表性人物。

張栻與朱熹、呂祖謙齊名，並稱“東南三賢”，是當時全國最有名的學者。早年他師從胡宏於碧泉書院，以其超群學識而深得器重，曾有“聖門有人，吾道幸矣”的贊語。學成之後，他先後創建城南、道山、南軒書院於善化、寧鄉、衡山等地，宣導師說，將湖湘之學光大於胡氏身後。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撫使劉珙重建的嶽麓書院，聘他主持教事，因撰《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比較系統地提出了他反對“群居佚譚”，反對“但為決科利祿計”，反對僅為學習“言語文辭之工而已”，堅持辨理欲、明義利、體察求仁，將教學與治國平天下的經世活動聯繫起來，以培養“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的濟世人才，即堅持“成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的辦學方針和指導思想^②。在教學方式方法上，他力主致知力行，知行互發，循序漸進，博約相須，學思並進，博思審擇等，頗具特色。因此，“一時從游之士，請業問難者至千餘人，弦誦之聲洋溢於衡峰湘水”^③。湖湘學派得以嶽麓書院為中心基地而盛極當年。

東南三賢之一的朱熹，遠在兩千里之外的福建，得聞張栻闡胡

① 《宋史》卷四二九，中華書局點校本，一九八五年。

② 見《南軒文集》卷十，清道光洗墨池刊本。

③ 楊錫鈺：《城南書院志》卷首，《改建書院叙》，清道光刻本。

宏之學於嶽麓書院，即於乾道三年秋，偕學生“往從而問焉”^①，這就是中國學術史上著名的張栻與朱熹會講。此次會講，以“中和”（心性論）為主題，涉及太極、乾坤（本體論），持敬、察識持養（道德修養論）等理學所普遍關注的問題，講論兩月有餘，“學徒千餘，與馬之衆，至飲池水立涸，一時有瀟湘洙泗之目焉”^②。

八百五十年之後，我們再來討論這次張栻與朱熹的嶽麓會講，發現其意義重大。首先，對張栻而言，學問愈講愈明，思想趨於成熟，正所謂“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對朱熹而言，它有著啓導其集理學之大成的重要作用，正如朱熹答張栻贈詩所說：“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複何存。”^③書院兩個多月的會講，對朱學體系形成所產生的影響於此不言自明。

其次，對嶽麓書院而言，東南三賢中有二賢講學於此，何其幸也。“自此以後，嶽麓之為書院，非前之嶽麓矣，地以人而重也！”^④此正所謂“真儒過化之音不可絕而莫之繼也”。後人繼起，張栻與朱熹二先生就這樣被奉為嶽麓百世之師，“張朱之學”（元明以降，隨朱熹地位日高，改稱“朱張之學”）即成嶽麓之教的正統。這一點很重要，它確立了嶽麓學統，張朱之學 / 朱張之學不僅影響書院數百年，而且通過書院影響湖湘文化數百年的發展。

第三，此次學術活動，早於學術史上著名的鵝湖之會，實開不同學派借書院會講之先河，大倡自由講學之風，二先生辨中庸之義三晝夜而不輟，是為追求真理的大學術風範，可以楷模後世。

總之，張栻與朱熹這次嶽麓會講，是湖南乃至全國書院和學術發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是不同學術流派在書院開展學術交流的

① 朱熹：《中和舊說序》，見《晦庵先生文集》卷七五，四部叢刊本。

② 趙寧：《嶽麓書院志》卷三，清康熙刻本。

③ 張栻、朱熹：《南嶽倡酬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④ 吳澄：《嶽麓書院重修記》，見陳谷嘉、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資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三二二頁。

典範，是書院與理學的一次完美結合，可以視作書院與學術一體化機制形成的標志，更是湖湘學派終成盛大之勢的標志。從此以後，朱學與白鹿洞書院、呂學與麗澤書院、陸學與象山精舍（書院）相結合，它們和嶽麓一起，號為“南宋四大書院”，開創了一個理學與書院一體發展的新時代，推動了中國文化的進步與繁榮。

二

湖湘學派是一個形成於宋代的地域性學術流派。命名學派、勾勒學統並首次對其作清晰而全面描述的是晚宋大儒真德秀。宋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真德秀以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撫使發布《潭州勸學文》，其稱：

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蓋前則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於舂陵，以其心悟獨得之學，著為《通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孔孟之學，下啓河洛之傳。中則有胡文定公，以所聞於程氏者設教衡嶽之下，其所為《春秋傳》專以息邪說，距詖行、扶皇極、正人心為本。熙寧以後，此學廢絕，公書一出，大義復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於家庭者，進則施諸用，退則淑其徒，所著《論語詳說》《讀史》《知言》等書，皆有益於後學。近則有南軒先生張宣公寓於茲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嘗臨鎮焉。二先生之學源流實出於一，而其所以發明究極者，又皆集諸老之大成，理義之秘，至是無復餘蘊。此邦之士，登門牆承謦欬者甚衆，故人才輩出，有非他郡國所可及。今二先生雖遠，所著之書具存，皆學者所當加意。而南軒之《論孟說》，晦庵之《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孟集注》，則於學者為尤切，譬

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①

非常明顯，在真德秀看來，南宋後期盛於全國的湖湘學派，它以人才輩出，“有非他郡國所可及”而著稱，而考其學術源流，則由前期的周敦頤（元公），中經胡安國（文定公）、胡寅（致堂）、胡宏（五峰）父子，近則張栻（宣公）、朱熹（文公），構成一個完整的學統。在這個學統中，周敦頤上承孔孟，下啓河洛，有開祖之目；胡氏父子設教衡嶽，對湖湘後學多啓導之功；張栻、朱熹二先生則闡明理義，集諸老大成，更被推爲學派的旗幟，其著作“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抬到了近乎神聖的地位。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湖湘學派的學統與嶽麓書院的學統重疊於“張朱之學 / 朱張之學”這一部分。這是嶽麓書院在湖湘學派無上地位及領導作用的反映。這種地位和作用的影響是長期的，以至它使當時的民衆、士論廣爲接受而形成一種主宰性的看法，其結果就是將嶽麓書院、張朱之學 / 朱張會講推到了一種“文化霸權”的位置。當然，這種“霸權”地位的建立是漫長的，由宋及元而至明清，才得以最終完成，在南宋，它鮮少“強制”性，更多地則表現爲湖湘學派這一區域性文化的象徵意義。

必須特別強調的是，南宋年間，湖湘學派這一象徵的表述，不是“朱張之學”，而是“張朱之學”。如前所述，真德秀《潭州勸學文》所謂“二先生之學”，將張栻排在朱熹之前。而他嘉定十六年（1223年）在潭州州學的《先賢祠祝文》中，更是直呼“張朱二先生”，謹將其全文引錄如下：

濂溪先生周元公、明道先生程純公、伊川先生程正公、
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五峰先生胡公、南軒先生張宣公、晦庵
先生朱文公，聖學不明千有餘載，數先生相繼而出，遂續孔

^① 光緒《湖南通志》卷六二。按《西山文集》卷四十亦載此文，唯題作《勸學文》，文字稍有不同。

孟不傳之統，可謂盛矣。惟時湖湘淵源最正，蓋濂溪之生實在春陵，而文定父子又以所聞於伊洛者設教於衡嶽之下，張朱二先生接迹於此，講明論著，斯道益以光大。然則天之生數公也，所以幸天下與來世，而湖湘之幸抑又多焉。頻宮有祠，其來尚矣。某雖不敏，然於數先生之學，蓋嘗用其力者，而庸駑之質，欲進未能，叨恩假守，用敬謁於祠下，緬懷遺風，當益自勵，冀於斯道或有聞焉，施之有政，庶乎寡過，惟先生其相之。幸甚。^①

在真德秀看來，湖湘之學“淵源最正”，由濂溪—明道—伊川接“續孔孟不傳之統”，到武夷—五峰夫子的“講明論著”，再到南軒—晦庵“張朱二先生”的“接迹”“光大”，其學統路徑清晰可考。這與《潭州勸學文》的思路與表述邏輯完全一致，“張朱二先生”其有功於湖湘之學，實可視作當年官紳士民的公論，而張前朱後當無異議。

真德秀直呼“張朱二先生”之後三十年，在張栻曾生活多年的永州，更出現了只提張栻而不談朱熹的情況。據記載，宋寶祐元年（1253年）八月丁未，永州知州會稽人虞玘率諸生到州學祭祀孔子，作《永州學釋奠詩》，前有小序，其稱：“惟湖湘理學自周元公倡之，五峰、南軒繼之，遠有端緒。”詩中也有“正學昭昭貴力行，湖湘一派到於今。好翻愚島詞峰手，密察濂溪理窟心”^②之句。表述雖然比較簡要，但勾畫的輪廓清楚，強調周、胡、張三人對湖湘理學發展的貢獻，而把朱熹排斥在外。一個官於斯者的外地人能有如此認同，可見此論應為當時當地士人的一般共識，應該視作學術公論深入人心的表現而予以特別注意。

即便是在嶽麓書院，到元代吳澄作《百泉軒記》才將朱子置於張子之前，而在其所作《嶽麓書院重修記》中還是張前朱後。直到

①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五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② 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四，清光緒刻本。

明弘治年間，陳鋼建朱張祠（又名崇道祠），“朱張二先生”的排位才最終定型並沿用至今。“朱張之別祀……崇道學……從書院也”^①，“祀朱張，崇道也”^②。這是明清時代的說法，如此“朱張二先生”，本質上與宋代“張朱二先生”並無二致，但為什麼排序上有前後的差別呢？究其原因，極為複雜，但其中有兩個因素是不能忽視的。一是張栻長期生活在湖南並定居湘中，講學書院，門人甚衆，湖湘學派由他奠定規模；朱熹前後兩次到湘講學，門徒雖多，但終屬作客，湖湘人士有心理認同的困難。二是朱學的地位在宋理宗時代雖然迅速上升，但它畢竟還是八閩文化的符號，沒有從區域性文化象徵變成國家文化的象徵，儒家正統觀念使得這個時期只能表述為“張朱二先生”，這是極為自然的理念表現，正如後來朱學成為官學而變作“朱張之學”一樣自然。

應該說，不論是“張朱二先生”“張朱之學”，還是“朱張二先生”“朱張之學”，無論是張在朱前，還是張在朱後，雖然表述容有不同，排序亦可先後有別，但張栻在湖湘學派的核心作用與靈魂性地位都是毋庸置疑，不可動搖的。

三

張栻一生，其事功政績炳於史冊，世有公輔之望；道德文章照於汗青，人稱百世之師。在宋代講學名臣中，他與朱熹、呂祖謙最為友善，關係緊密，世以朱張呂三子並稱，號為“東南三賢”。但就年譜而言，“朱有李果齋、李古冲、洪去蕪、王白田數家。呂有門人所訂，載入本集。南軒張氏，獨付闕如”^③。這種情況，要到清道光年間寧鄉王開瑋輯刊《南軒公年譜》，才得以改變。

王開瑋，字雲樵，湖南寧鄉人，為張栻同鄉後輩。其曾祖王文

① 趙寧：《嶽麓書院志》卷三《廟祀》，清康熙刻本。

② 黃衷：《嶽麓書院祠祀記》，載趙寧《嶽麓書院志》卷七。

③ 胡宗楙：《張宣公年譜序》，民國二十一年鉛印本。

清，乾隆年間兩任嶽麓書院山長十餘年，曾撰《宋理學先儒考略》，輯朱熹、張栻生平事略，意在振起湖湘學統。其祖王運樞爲嶽麓書院學生。家學淵源，深受影響。清道光元年（1821年），舉孝廉方正。曾任鄱縣涑泉書院、永州濂溪書院山長。著有《國朝禮制文宣》八卷、《湖南郡縣沿革便覽》四卷、《炎陵志》八卷之首一卷末一卷、《周子年譜》一卷、《南軒公年譜》一卷。

《南軒公年譜》編輯緣由，見於寧鄉縣知縣郭世閻所作序言，其稱：“寧鄉王徵君雲樵既爲道山周子濂溪編《年譜》，梓而公諸同好，又念其鄉南軒張子，《年譜》缺如，采群書輯之成帙，蓋論古而尚友者矣。”^①“於是取《宋史》《綱鑑》《南軒全集》《朱子文集》，以及他書之可采者，編年紀月，纂而成帙”^②。道光十九年（1839年），此譜首刻於寧鄉冠英堂。其後，又有清活字本問世。惜乎年代久遠，今已難覓其蹤影。所幸南軒後裔，曾將其改題爲《宣公年譜》，收入所修族譜、家譜予以刊布，始得存留於世。今據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四益堂所刻《寧鄉水口張氏八修譜》爲底本，以民國十三年（1924年）源遠堂刻本《瀉寧湯溪張氏九修族譜》爲參校本，進行整理^③。書名一依族譜，題爲《宣公年譜》。此無他，尊底本而作變通也，特此說明。

王開璋之後，又有浙江人胡宗楙、日本人高畑常信，先後編纂《張宣公年譜》《張南軒年譜》，茲將其情況簡介如下：

胡宗楙（1867～1938年），一名胡宗楚，字季樵，浙江永康人。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舉人，以知縣分發江蘇，任江南工藝總局提調、直隸州知州等。入民國，寓居天津，潛心於典籍。繼承其父胡鳳丹“十萬卷樓”“退補齋”藏書近十萬卷，藏書增至十六萬卷，藏書處有“夢選樓”“鄉媛勝處”“頤園”等處，爲民國著名

① 郭世閻：《宣公年譜叙》，民國二十一年鉛印本。

② 王景章：《宣公年譜叙》，民國二十一年鉛印本。

③ 洪波按：源遠堂、四益堂兩本文字一致，唯源遠堂不載序跋。

藏書家。致力於鄉邦文化建設，編有《金華書目》著錄精品圖書四百一十一種，著述《金華經籍志》二十四卷，收錄魏晉至明末金華文獻一千三百餘種，輯刊《續金華叢書》六十種。著作有《說文雋言》《東陽記考》《東陽記拾遺》《永康人物志》《昭明太子年譜》《胡正惠公年譜》《張宣公年譜》《王魯齋先生年譜》等^①。

胡宗楙有感於張栻、朱熹、呂祖謙並稱三子，朱呂各有年譜，而南軒“獨付闕如”，遂有編輯《南軒年譜》之想。其《張宣公年譜序》稱：“由是而考三子之年譜，朱有李果齋、李古沖、洪去蕪、王白田數家。呂有門人所訂，載入本集。南軒張氏，獨付闕如。嘗考南軒，壬辰以還，學駁駁焉而底於成，與朱子庚寅拈出程子涵養二語，大指始定，若合符券，使天而永其年，其所造詣或不出朱子下。……讀《南軒集》既竟，竊不自揣，編訂成譜。首事實，次引證，件分條繫，不相襍廁。學問政事，出處行誼，苟有據依，無不刪緝。至於言關忠告，雖遺議皆所當書；事類舞雩，即游觀亦所不廢。後爲附錄，則以它書有涉南軒事實者入之。”由此可知其編譜緣由與宗旨，也可以看出，他當年并不知道有王開瑋《南軒公年譜》的存在，自認爲填補空白之作。今日而論，其作雖不得稱首撰，但其據譜主著作而定其生平事迹及學術活動，繫事有據，引述資料豐富，比之王氏之作進步不少，實可資研究參考。

胡宗楙《張宣公年譜》，有胡氏夢選樓民國二十一年刻本傳世。其後的影印本，有一九九〇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二〇〇七年四川大學古籍所所編《儒藏》之《儒林年譜》本。

高畑常信（1941～ ），日本香川縣人。昭和四十年（1965年），香川大學學藝學部畢業，昭和四十六年，廣島大學大學院中國哲學博士。東京學藝大學教授。著有《宋代湖南學研究》《中國的閑章》

^① 李玉安、黃正雨：《中國藏書家通典》，北京：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

《日本的閑章》《篆刻鑒賞大字典》《鄧石如的書法與篆刻》等，譯著有《東坡題跋》《篆刻的歷史與技法》《篆刻的歷史與鑒賞》等。一九九五年，西泠印社曾出版其《日本的篆刻》。

高畑常信先生的學術研究，以中日篆刻和湖湘學派爲兩翼。一九七四年，其中國哲學專攻博士課程完成之後，就有《張南軒年譜》問世。《年譜》首刊於《中京大學文學部紀要》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號，後來收入其學術專著《宋代的湖南學研究》。該書五章，分論胡安國、胡五峰、張南軒的思想，以及湖南學與朱子等，平成八年（1996年），由東京秋山書店出版，《張南軒年譜》爲其第三章第六節。

此次整理，王開琚《南軒公年譜》，因清刻本難覓，遂以張氏族譜爲底本，並改題爲《宣公年譜》，有關情況已如前述。胡宗楸《張宣公年譜》，以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之《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爲底本。高畑常信《張南軒年譜》，以秋山書店《宋代湖南學研究》爲底本，請書院同事田訪博士翻譯。三種年譜之外，又輯錄有關張栻的畫傳、傳記、祭文、著作提要與序跋、紀念性書院等文獻，編爲附錄五種，以作補充。限於學識水準，錯誤或當難免，若得方家賜教，則洪波幸甚。

四

洪波自一九八四年七月忝爲嶽麓書院一員，即受南軒、考亭潤化，身心受益，久懷感恩。一九九七年八月，曾有整理南軒著作之議，計劃收入其現存全部著作，並作《南軒文集集佚》，附錄《張宣公年譜》及史志相關傳記資料。此議雖得到柳州張先知先生、祁東張石珍先生、邵東張克剛先生等南軒後裔支持，但由於種種原因，一直進展不順。二〇一〇年一月，因省府《湖湘文庫》計劃，出版《張栻集》，收入《南軒文集》《論語解》《孟子說》，占張栻現存著作總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學術精華可謂盡入其中。如今，又輯校《張

栻年譜》，收入王開璋、胡宗楙、高畑常信所作三種年譜，二十年心願得以基本了却，其喜悅之情難以言表。誠然，當年的計劃不能全部執行，實屬美中不足。但願，日後有機會輯刊南軒現存全部著作，并撰寫全新的《南軒年譜》。

這次整理工作的完成，要感謝嶽麓書院新老山長朱漢民、肖永明教授的支持；感謝南軒後裔張勁松、張筱林等先生爲代表的張浚張栻思想研究會的支持。還要特別感謝高畑常信先生、鶴成久章先生、田訪博士的幫助。二〇〇二年十二月，鶴成久章先生帶我在東京學藝大學第一次拜訪高畑常信先生，其後或信件往復，或相見於嶽麓，多次請教，獲益良多；同事田訪博士，是畢業於京都大學高材生。若無他們三位的支持，我們就不可能知道南軒先生在東洋日本的影響。開闊眼界，此之助也。

鄧洪波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日，記於嶽麓書院勝利齋

目 錄

前言	i
宣公年譜	1
宣公年譜叙	3
又叙	4
宣公年譜	5
跋	25
張宣公年譜	27
序	29
張宣公年譜卷上	31
張宣公年譜卷下	64
張宣公年譜附錄卷上	96
張宣公年譜附錄卷下	112
張南軒年譜	115
前言	117
張南軒年譜	119
附錄一 南軒先生像贊及手迹	141
歷代帝王聖賢名臣大儒遺像張栻像	141
歷代聖賢像冊張南軒像	142

華陽伯張栻像	143
宋右文殿修撰張栻像	144
歷代君臣圖像張南軒像	145
古先君臣圖鑑張南軒像	146
歷代君臣圖鑑張南軒像	147
張宣公全集南軒先生畫像	148
晦庵南軒嶽麓講道之圖	149
嶽麓書院志南軒張氏像	150
崇禎刻本聖賢像贊先儒張子像	151
光緒刻本聖賢像贊先儒張子像	152
晚笑堂畫傳張宣公像	153
張南軒像	154
吏部侍郎始祖南軒公遺像	155
瀋寧湯溪張氏九修族譜宣公遺像	156
寧鄉水口張氏八修譜宣公像暨贊	157
附：張栻父親張浚像	158
附：張栻弟張杓像	159
張栻水月洞題名	160
張栻手書“招隱”石刻	161
張栻先正大家帖	162
張栻佳雪帖	163
張栻新祺帖	164
張栻桑梓帖	165
張栻嚴陵帖	166

附錄二 南軒先生傳記資料	167
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	167
張左司傳	176
宋史張栻傳	181

宋史紀事本末張栻傳	185
古先君臣圖鑑張栻傳	185
歷代君臣圖像張栻傳	186
聖賢像贊張栻傳	187
歷代帝王聖賢名臣大儒遺像張栻傳	187
史傳三編張栻傳	188
欽定續通志張栻傳	191
歷代君臣圖鑑張栻傳	194
景定嚴州續志張栻傳	195
江西通志張栻傳	196
廣東通志張栻傳	196
廣西通志張栻傳	196
桂故張栻小傳	197
蜀中廣記張栻傳	197
欽定西清硯譜張栻小傳	198
言行龜鑑張栻小傳	200
宋元學案張栻傳	200
晚笑堂畫傳張栻傳	202
城南書院志張栻傳	203
重修嶽麓書院圖志張栻傳	204
長沙府嶽麓志張栻傳	205

附錄三 歷代祭南軒先生文

祭張敬夫殿撰文	207
祭張敬夫殿撰文	207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208
祭張荊州文	209
祭張欽夫文	210
祭張南軒先生文	211